那些……我們失去的

瀛苑副刊

二月的某個黃昏，香港跑馬地的某條人行道上，一隻北京狗搖搖晃晃的走進我和R的視線。大概是因為這狗的福泰模樣太過引人，竟和狗主人聊上幾句，狗太胖了需要運動、走起路來很可愛云云，一陣歡笑之後，我們道別，轉身離去之後，我和R之間的空氣頓時靜默下來。

「我的小樂也很可愛，每次我帶她出來散步，總會有很多人誇她，我就好高興，好像她是我的女兒一樣。」R踢著高跟鞋，一面夢囈似的回憶著她和前男友養的那條西施犬。

「我沒有盡到做媽媽的責任。」R的聲音有些哽咽，為了和前男友分得乾淨，她把狗留給狗狗的爸爸，獨自離開了。「她一定覺得媽媽不要她了……其實我常常想偷偷地跑去看她……」哽咽的聲音被悲傷淹沒了。

她無心的一句話，帶著我回到時光隧道，已經消失經年的媽媽，突然出現在下課間的走廊上，摸摸我和弟弟的頭，看我們吃著她帶來的點心。十分鐘的時間，她來了，又走了，只剩下鐘聲下她匆匆離去的背影。

我可能也曾經引頸盼望媽媽在中午時分，提著熱呼呼的便當，從教室的窗櫺遞進來給我吧？我忘了。我或許也曾經在被奚落成「沒人管的小孩」時，偷偷的躲起來哭了？我忘了。我只記得，在外婆入殮的那個夜晚，從南部趕到台北，迷途之中碰上大雨，黑夜裡坐上陌生計程車的高二小女生，心裡交織著悲愴與恐懼。當我全身濕透的坐在外祖母家，她——我的母親，遞過來一碗熱粥，本來一臉木然的我，竟突然像瀉洪一樣的嚎啕大哭起來。

那時不知自己為何而哭，沈澱之後才明白，原來，我在為我失去的溫暖而哭，為我不曾感受過的溫柔而哭。一碗熱粥，只是一碗熱粥，但我不曾，真的不曾領受，那蒸騰的熱氣、那樣的溫柔和幸福。那一碗粥讓我突然明白，原來，我和那些有媽的孩子比起來，就是少了這些，而這些是我本來應該擁有的。

「……我覺得我很自私……」R今天刷的藍色睫毛膏，隨著溫熱的淚水自眼角滲出來，濡濕了上街前才上的　。

而我，也覺得街景開始朦朧了起來。模糊的記憶裡，那些因為一再轉學又轉學，留下的影像與聲音，顯得片斷而短促，像快速轉台一般的混亂，胡亂的塞滿了我的童年。

「小樂，或許有了新的媽媽，有新的生活了吧。」我沒說出來，我知道R心裡也正這樣想。

就這樣，本來興高采烈要去血拼的兩個老女人，在陌生的街頭，莫名其妙的哭了起來。

鼻子紅了，　也花了，天黯下來，街燈一個一個的亮了。